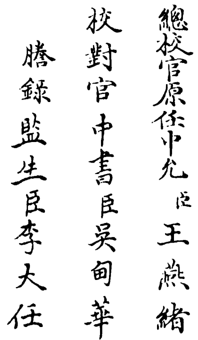


經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李大任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洪範正論　　　　　　　　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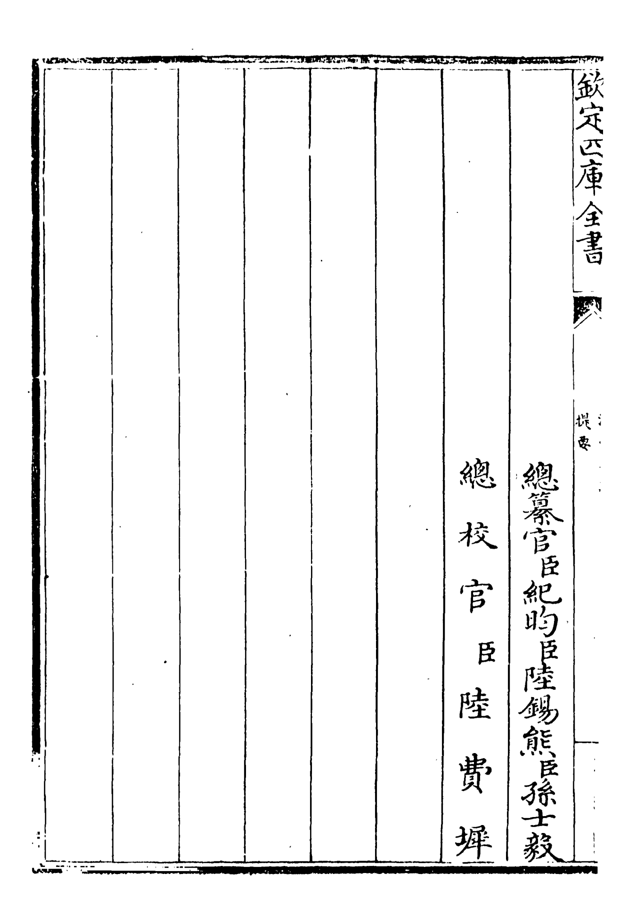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洪範正論五卷

國朝胡渭撰渭有禹貢錐指已著録此書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疇故首言鯀堙洪水繼言禹乃嗣興終言天乃錫禹則洪範為體而禹貢為用互相推闡其義乃彰然大旨主於

發明奉若天道之理非鄭樵禹貢洪範相為表裏之説惟以九州次序分配五行者比也其辨証前人之説如謂漢人專取災祥推衍五行穿鑿附會事同讖緯其病一洛書本文即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極十二字惟敬用農用十八字為禹所加與危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次二至次九不過是次第名色亦非龜文所有龜之有文如木石之文又如魯夫

人公子友有文在手之類宋儒創爲黑白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變書而爲圖以至九數十數劉牧蔡季通紛紜更定其病二又洪範原無錯簡而王柏胡一桂等任意改竄其病三皆切中舊說之失蓋淵經術湛深學問有根柢故所論一軌於理漢儒附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能一掃而廓清之云乾隆四十四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洪範一書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間有晦盲否塞者則先儒之曲說為之害也五事本於五行庶徵本於五事不過以雨暘燠寒風之時不時驗貌言視聽思之敬不敬而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其所言貌之不恭厥極惡等事固已乖矣而又推廣言之曰妖曰孽曰旤曰痾曰眚曰沴復援春秋及漢事以實之以䜴史矯誣之說亂彞倫攸叙之經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

範劉歆之言非妄而宋儒乃創為白黑之點方圖之體九十之位則書也而變為圖矣且謂範之理可通於易故劉牧易數鉤隱以九位為河圖十位為洛書而蔡元定兩易其名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為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為五福六極之傳害三矣愚為是解非敢撥棄舊詁而逞吾臆見也去其不正者以就其正者而聖人之意得矣自甲申迄

已丑芟緐補闕辨誤析疑纂成五卷名之曰洪範正論

德清胡渭

洪範正論卷一

德清胡渭撰

洪範

孔氏安國傳曰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孔氏

穎達正義曰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為之也發首二句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彞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

言至彛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蘇氏軾曰天以是道畀禹而傳至於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絶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故為箕子者傳道可仕則不可蔡氏沈曰漢志云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

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案篇内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演增益以成篇歟

王氏樵尚書日記曰人心惟危四語聖學傳心之妙而未及政事之詳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數語善政養民之要而未及心源事目之備洪範一篇性命政事大綱細目兼該全備信乎唐虞以來授受之微言也以丹書四言武王齋戒而

受之則其受此於箕子也可知嗚呼後之人其可以易而讀之也哉

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呂伯恭云以字不可不深求箕子言我罔為臣僕是無仕周之意以之歸者武王也林少頴云以箕子歸者武王將屈己而問焉故致敬盡禮而奉之以歸非執俘而歸也按春秋凡書以歸皆執俘之辭故林有此辯

少頹又云洪範實謨體也史官傳録之時偶不以謨名篇耳鄭康成以此篇為訓體按虞夏之書有典謨商書則有訓誥而無典謨鄭義較長然禹貢洪範之類亦各隨事以名篇豈必斤斤相配為其體其體耶

郝氏敬尚書辨解云箕子與文王並因文王衍易箕子衍範其志同也故夫子贊明夷以文王箕子並列議論自好然觀演傳中曰而曰汝皆

指武王言乃對面敷陳之辭非先時之著述也依孔疏退而撰定為是

丹書顓帝之所作也武王初未之聞其後乃受之於太公周之易象藏魯太師氏而列國無之昭二年韓宣子聘魯始得就觀洪範亦猶是也箕子没於朝鮮向非武王之訪則洪範之學於是乎絶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傳曰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正義曰箕子商人故傳記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林氏之竒曰惟十有三祀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此篇箕子所録故傳記皆以為商書然史官啓而藏之則不以為商書而以為周書王訪于箕子就而問之也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武王將欲大有為於天下故就而訪箕子葢其尊德樂道之誠出於中心之固然

也夏氏

也夏氏撰 曰此篇雖箕子之言實周史所録也武王奉箕子歸周必為之館舍令欲問道故不敢召從王所而往就箕子館舍問之所以重道也

孔傳云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蓋以篇首二句亦箕子本文故據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以立斯義先儒皆遵其說太原閻若璩百詩著尚書古文疏證以為唐虞純稱載不待論若商必曰祀何無逸周公告成王凡中宗高宗

祖甲之享國及罔或克壽者皆稱年乎周公稱高宗三年不言參諸論語戴記俱然宣和博古圖録商兄癸卣銘曰惟王九祀周己酉方彝銘曰惟王一祀周亦稱祀大甲元祀惟梅氏書而劉歆真古文仍是元年疑年祀古通稱不盡若爾雅之拘也渭按此辯甚覈頃更以逸周書考之柔武解云惟王元祀大開武解維王一祀小開武解維王二祀寶典解酆謀解維王三祀大匡解文政解維十有

三祀此皆在武王之世至成開解則云成王九年疑七年周公制禮之後始改稱耳然金縢篇云既克商二年又云周公居東二年則成王初服已稱年周書未可盡信也通稱不拘義為長矣

又按商祀周年之說相沿已久乍聞新義未必信從不若直以稱周紀年及兩王字斷為周史更定之辭非箕子本文之為確也何以言之律歷志引武成曰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周

之二月商之正月也紂享國已更進一年金氏通鑑前編於戊寅紂三十二祀書商亡而以己卯周武王十三祀二月甲子為紂死之日夫紂一日不死則商一日不亡雖己卯閏歳止五日亦商王紂之年也安得書商亡於戊寅以余考之周之二月乃商之正月紂在位實三十三祀箕子豈忍以抔土未乾而遽絶其紀年哉其文必不稱新王之年可知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故下文

自稱曰我稱武王曰汝曰而依然比肩事主之體不少屈焉苟一則曰王二則曰王去臣僕又幾何哉而區區以祀之一字自表其孤忠亦末矣故知篇首序事為周史更定之文也

黄文叔云箕子居周已二年熟觀武王以為可以傳道而後武王敢問焉史記克商後二年問箕子天道後二年為十三年令按漢律歴志引書序曰惟十有一年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

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此據劉歆三統歴與古文泰誓上同是武王以十三年克殷即於其年問天道若待克殷後二年始問不應若是之遲且箕子既義不臣於周便當去之朝鮮必不留滯至二年之久可知也宋世家亦言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並無後二年之説孔傳云是年四月歸宗周告武成後即問天道確不可易

孔疏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之歸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微子傳云微圻内國名子爵為紂卿士正義云鄭玄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内孔雖不言箕亦當圻内也按圻與畿同微箕為圻内之采地無疑而以子為爵則非葢天子之大夫雖有縣内諸侯之稱而實無五等之號鄭康成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内謂之子是微子箕子不在三等爵之列也周制爵有五等春秋祭伯凡伯之類公羊以為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為寰内之諸侯葢祭凡采

地伯乃五十之字也唯杜預注左傳以祭凡為國而伯為爵耳其祭公州公周公則又三公之公而非五等之公也詩小雅棸子内史鄭箋曰内史中大夫也孔疏曰棸子以子配氏若曽子閔子然蓋棸亦采地子者男子之美稱非五等之子爵也春秋自文公以後書蘓子尹子單子劉子蘇尹單劉皆采地其稱子與棸子義同夫㣲子箕子亦猶是也

朱氏鶴齡尚書埤傳云箕地未詳按左傳晉人敗狄於箕注太原陽邑縣有箕城或是箕子所封

明嘉靖中有豐熙者撰古書世學（靳人云豐坊僞撰託名父熙）言其曽大父河南布政使慶得箕子朝鮮本以藏於家其書自神農政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此附會左傳而為說耳歷代求書之詔所不能得而慶乃得之不以獻諸朝廷而藏之家何邪至其所謂神農政典者尤為誕妄按繫辭傳上古結繩

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上古謂包犧神農後世聖人則黄帝也許氏說文序亦云黄帝之史倉頡始造書契然則神農時尚未有書安得有政典邪是又因近世之僞三墳而附會其說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陸氏經典釋文隲之逸反相息亮反渭按史記宋世家隲作定協作和

傳曰隲定也天不言而黙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正義曰相助也協和也此問答皆言乃者

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林氏曰天下既為周矣而箕子猶以殷圻內之封爵見稱於武王蓋不臣於周也真氏德秀曰彝倫者治天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之叙君師治教之責於是乎屬而我則未知常理之次叙焉此所以問箕子也王氏充耘曰天陰隲下民是無形聲可驗故武王不知彝倫之所叙者何由

武王且不臣箕子而稱其殷之封爵箕子豈反顧

臣於武王而與天下共奉新君之號哉罔為臣僕之言安在自靖自獻之心謂何稱王為周史更定之辭益明矣

林少頴云陟之訓定無所經見難以取信案爾雅陟升也方言曰魯衛之間謂升陟則陟之訓升其來尚矣漢五行志舉此言而應劭之註以陟訓升蓋取諸此今按陟訓升雖有根據然施之於此經作黜升下民義頗迂晦觀史記宋世家以陟為定

則隲之訓定本尚書古文說不必從爾雅

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以惟天二字貫下兩句皆屬

天故史記云武王問天道陳季立第欲以陰隲屬

天相協屬君非也凡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民之聚

族而居也不得其所欲則爭爭則不和不和則亂

亂則靡有定矣故武王言天生下民欲和且定之

當必有常道以治之顧我不知其先後緩急之序

何如耳下文九疇之目即彝倫自一至九即攸叙

然此處武王只泛言未嘗有洪範在其意中也

彝倫只是常道若作五倫解反於九疇不切顧氏

炎武日知録曰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

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

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其性

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

育而彝倫叙矣

王氏日記云常說以九疇彝倫為一物非也九疇

乃人君治天下之大法所以叙彛倫者也彛倫乃生民所具之常理爲九疇之所叙者也渭按王說非是洪範乃治天下之大法大法即九疇九疇即天地人之常道故曰彛倫攸叙不必以民之秉彛爲彛倫也

東萊書說云武王豈眞不知哉云不知者蓋眞見聖學之無窮也東齋集傳云彛倫指洪範九疇竊意箕子在商潛心九疇之學殷滅武王恐其學不

傳故訪而問之且退託於不知以發其言㴱按二說皆非聖人至誠無僞豈有既已知之而陽爲不知之理蓋天道無形無聲其陰隲下民之意既不可知而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左史倚相之所讀當時雖具在却無如九疇之明備者故武王以問箕子箕子以天道之示人莫顯於洛書而禹之所第尤爲明備故特舉以告武王要非武王意中先有一九疇而故廋辭以探取之也許白

雲云武王惟知箕子之有道未必豫知箕子有洪範之傳此說最妙彛倫攸叙重在叙字尤重在攸字蓋上古之書大抵隨時因事以立訓未有其目無所闕而其序不可易如天錫之洛書禹第之九疇者武王誠欲聞所未聞故曰我不知其彛倫攸叙若退託便非聖人氣象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釋文鯀工本反陻音因汨工忽反行戶更反畀必二反徐甫至反斁多路反徐同路反殛紀力反錫星歷反

傳曰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畀與斁敗也疇類也嗣繼也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叙正義曰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

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林氏曰箕子將陳彛倫之叙於是推本其所自來言鯀之所以失其叙禹之所以得其叙者然後歷陳九疇之目也呂氏祖謙曰箕子言我聞在昔蓋得於遺言大訓非臆說也黄氏度曰鯀治水而懷襄愈甚此為震怒之實吴氏澄曰洛書不出於鯀治水之

時而出於禹治水之時是天不畀鯀而以錫禹也王氏充耘曰九疇非始於禹如卜筮起於伏羲作歷始於黃帝堯舜以來皆從事五事以修身皆用刑賞威福以為治豈待禹而後有乎蓋聖人迭興立法創制先後錯出而無倫至此敘為九章而聖人治天下之大法首尾完具粲然如指諸掌則自禹始耳故曰洛出書而九疇敘

或問洪範九疇果即是洛書箕子何以不著其名

曰禹受洛書作洪範九疇當時五尺童子無不知之言天錫禹則其為洛書明矣故不復著也又問顧命所陳何以有河圖而無洛書曰劉歆云洪範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則洛書本文亦必存焉克殷之後此物當歸於周然顧命所陳皆天府之大寶器洛書非天府所掌故不得與河圖並陳也

水土平而洛書出先天而天弗違也洛書出而九

疇叙後天而奉天時也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之謂也聖人在上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又何疑焉

龜負洛書經無其事孔傳乃魏晉閒人託名於安國其襲緯書無疑然洛書見易繫辭傳决非誕妄當時必有一物載之以出是龜非龜不足深辨

張衡斥緯書為妖妄其作東京賦曰龍圖授羲龜書畀姒疑别有所據但詞賦之言亦未必一一審

擇然天地間異事頗有魏志明帝青龍四年張掖有寶石負圖狀像靈龜文字告命粲然著明水經注引車頻秦書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長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由是推之則龜負洛書未可斷以為必無也歐陽公不信圖書魯子固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斯真通人之言林少頴輩見不及此

世風衰薄間有作偽之事如三國吴孫皓時鄱陽歷陵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揚州字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乃人以朱書石作之言天下當太平唐武太后臨朝武承嗣使鑿白石為文凡八字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以獻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命其石曰寶圖林少穎有見於此類故不信九疇為洛書之文其言曰帝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猶所謂天奪其魄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猶所謂天誘其衷

也豈有物以予奪其間邪趙汝楳易雅亦宗此說謂天錫禹九疇不過如天錫王勇智天錫公純嘏之類熊朋來說畧同至明初王禕祖述其意反覆數千言極論禹無受洛書之事而據繫辭傳以為河圖洛書皆伏羲所則以作易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禕說葢取諸此不思伏羲之世結繩而治黄帝始易之以書契伏羲時安得有書名邪且如所謂天誘其衷天錫勇智者則自古聖王皆然人人可作九

疇奚必待禹而始作邪前此聖王未有九疇至禹而始陳之豈非洛書之文有以開其先邪少頳輩以末世之偽而疑上古之真故有此過論東都事畧杜鎬傳王欽若勸真宗為祥瑞以鎮服四夷真宗疑焉因問鎬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鎬遽對曰此不過以神道設教耳其言與欽若闇合真宗意遂决是猶曹丕篡漢而以為舜禹之事當亦如此也鎬之言不惟成君之惡且大得罪於聖人矣

正義云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盡人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曰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渭按九疇之書藏諸王府非邦國之所有故彞倫攸叙武王實有所不知然當時沈吟而問念天道幽遠而難知唯箕子大賢始能通曉故舉以為言乃泛問天道非意中

先有一洪範而欲傳箕子之絶學也箕子思慮而答亦以天道之示人無有顯著於九疇者因舉以告武王非恐絶學之不傳見武王來訪即欲以是傳之也而乃字寫當時問答之神最宜體會

孔疏云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

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渭按此解亦善欲言禹錫九疇先舉鯀以相形非謂洛書世所常有鯀必當受之也草廬數語洒然入妙辭不費而意已盡

呂伯恭云堯舜之時彞倫未嘗斁也止於鯀身言之耳邵氏寶簡端録云彞倫攸斁說者謂鯀之世其失也誣謂鯀之身其失也滯渭按天不畀鯀洪範九疇則九疇之目與序不明便是彞倫攸斁天

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疇之目與序悉明便是彝倫攸叙只就洛書出不出上說不必泥鯀禹之身亦不可以屬堯之天下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釋文嚮許亮反許兩反謂挾威史記作畏漢書五行志同

傳曰此已上禹所第叙農厚也正義曰此禹所第叙

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為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扶以為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敬用等亦禹所第叙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五福六極所以共為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禹第之總為一疇也曾氏

肇曰五行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也故初一曰五行其在人為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修矣身修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修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為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所以適變也能適變則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絶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盡之

於人神也人治極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自信也必參吾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徵有休咎則得失之驗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為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皆吾有以致之故又以考已之得失於民也凡此九者皆人君之道其言不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朱子曰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王氏柏曰用之上一字極其精非聖人孰能語此謂按五行獨不言用正義

云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薛士龍云五行天產之物非人之所能為也其不言用待八者之用而五行乃用也二說皆未當愚竊謂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降為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者亦夫人而用之也惟五行之秀氣鍾為五事者則凡民不能用惟聖賢能用之洪範為君天下者設故禹於五行不言用而五事始言用敬用五事精於用五行者也

顧氏名彪大劉名焯小劉名炫皆隋人陳季立以大劉爲向小劉爲歆豈孔疏亦未之讀耶天地之文理當簡要炫謂洛書本文惟二十字是爲得之許慎說文解字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然則文與字不同文之點畫少字之點畫多洛書之文蓋與倉頡初制相類左傳仲子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

虞正義曰石經古文虞作㕁魯作㞢手文容或似之朱子論九疇亦云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覩於此言可以悟洛書成文之理矣

東陽陳氏大猷曰或問晦菴以洛書有奇偶之數自一至九而無文字馬融及二劉顧氏皆以為文字而多少不同諸説孰是曰衆言殽亂折諸聖以經文詳之謂之洛書則必有書謂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必有九疇錫之矣如朱氏之説洛書止

有其數而無其文則經何以言錫九疇今以洛書之數按之五居數之中固可知其皇極矣然天一陽數居於下知其為水可也何以知其為五行地二陰數居於西南何以知其為五事天三陽數居於東何以知其為八政乎意其必有文書如馬融所謂從五行至六極者見於各數之下禹乃從而類之歟然則圖書之事果有他物可以證乎曰是不待遠求顧自未之思耳夫鳥獸之羽毛草木之

英華文章燦然條理秩然豈待人刻畫而後爾哉亦造化之所自成耳此猶曰是形有種類也至若文石之中固有山川草木鳥獸之形又豈人力所筆而後成哉天地之間有此理則有此象如魯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秦之仆石起而有文漢之蟲食柳葉而成文古今此類非一世俗之震死者皆上往往有篆書以述其罪道家多能辨之又箕仙寫為詩詞以言禍福皆耳目所親接者况聖人

出而天不愛道圖書呈祥圖之與書其體一耳既能有圖亦能有書又何異邪陳氏此論頗見達識然以五行五事等二十字為見於各數之下則是奇偶之點乃洛書所真有猶未離乎鉤隱啟蒙之說也且此二十字果見於各數之下則九疇之序天已定之矣更何煩禹之次第邪東序之河圖已亡其象不傳而洛書本文則具載於洪範劉歆之說理無可疑馬融亦無所異而鄭康成易注引春

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則以洛書為帝王録紀興亡之數而非九疇之所自出矣恠誕不經莫此為甚然猶不離乎文字也東晉初安國傳出云龜文有數至于九書之為數造端於此北周盧辯注大戴禮於明堂九室下云法龜文也實本孔傳然隋人說此經不從鄭亦不從孔仍用劉歆之說唐人義疏壹遵斯軌訖無異議逮宋之中葉有偽龍圖者出焉託名陳希夷始為奇白偶黒之

點而以墨絲聯絡於其間纍纍如貫珠劉牧效之著易數鉤隱圖亦作此狀而以太一九宮為河圖五行生成為洛書謂天所錫者唯五行餘八疇皆禹推演而得之審如所言則經當云天錫禹洪範五行安得謂之九疇邪時又有偽關子明易傳後山叢談云阮逸所撰言龜背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朱子信之以劉牧為非命蔡季通草易學啟蒙遂兩易其名而以五合為

河圖九宮為洛書又用劉歆經緯表裏之說謂易可通於範範可通於易範之綱數四十有五合乎洛書其子目五十有五合乎河圖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十福極十一共五十有五為說彌巧去經彌遠志箕子之學者其可不亟為掃除以纂遺經之墜緒乎

朱子曰初一次二此讀音豆也全讀如字則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

後人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皆為句讀音豆不明也又曰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倣此渭按朱子亦知洛書當為文字而非奇白偶黒之點遂改九宫圖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字以應書之名義差勝於啟蒙吳幼清又以初一次二等皆禹叙九疇之辭而演傳九章之首一至九等字為洛書之本文與朱子相反然無論點與字向使洛書止有此數禹何以知一之為五行二之為五

事乎又何以知九之兼福極乎故惟小劉說最確且敬用等十八字乃大禹之心法與危微精一同旨決非洛書本文不徒以天言理當簡要而損其字數也或曰子取小劉之說亦以意斷之耳在經亦有可證者乎曰有漢石經九章之首重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乃洛書之本文也惟其本文止於此故演傳不著敬用等字此理易見讀者顧未之察耳孔疏並列二

劉之說不能決其誰是今就演傳證之而小劉之說彌確近代諸儒紛紛推測可一槩掃却真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洛書之出絶無而僅有者也陳氏所謂文石有山川草木鳥獸之狀者則仍是種類固然世所習見不一而足非洛書之比惟魏青龍中張掖柳谷所出石圖可以證洛書成文非必無之事又徧閱史志以平常木石而忽成文字者往往有之雖辭意

淺近不若九疇之精微而文字天成不由乎手筆其理則一也天地萬物之變非耳目所能盡大抵如此又何疑於洛書且夫劉歆之說陳摶之圖均非得之目擊也文字之形與奇耦之數均之為怪異也而漢世近古則疑之叔季僞撰則信之安在其為定論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則莫如從孔疏之為得矣

真西山云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

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慢言必悖視聽則昏且塞思慮則粗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王魯齋云五行者天地陰陽之氣也人稟五行之

氣以成形五行之靈發於五事而人生動靜之用也人孰無是用而能敬其用者鮮矣夫敬者涵動靜徹表裏貫始終為一心之存亡此心敬則卓然為一身之主而四支百骸皆有所聽命而供其役此聖道之大原修身之大本也故經曰敬用五事蓋敬則五德之體凝然五德之用粲然不敬則五德之體昏矣五德之用亂矣敬之一字貫此心之德主宰皇極之樞要歟

敬漢五行志作羞師古曰羞進也今按說文篆肅也从支苟會意籀作篆隷遂譌為羞以形相似也師古不知其誤乃以進訓羞進用五事成何語邪五行傳注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為八政首故以農為名也師古非之改從孔訓而魯齋復用其說曰非農以為食之原則八疇皆廢矣故謂此八政皆農之用此謬解也按字書濃醲皆訓厚其字从農音亦同疑古字農或通作濃醲故一訓厚也

陳氏云其數錯綜而條理不亂是謂紀胡士行曰協者以人事合天時也與蔡傳意同天時即五紀人事指八政也陳壽翁云民政既舉則欽天授時有不可後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故五紀居八政之次薛士龍謂協與協時月正日之協同以歷數協上四者各無舛差故五紀曰協用此說恐非蓋歷數與上四者並列而為五若謂以歷數協歲月日星辰則不可言協用五紀矣

朱子云洪範一篇首尾都歸皇極上去前四疇是結裹箇皇極後四疇是維持這皇極蔡傳本此或疑朱子以九宮之數為洛書五居中故特尊皇極殆非經旨然吾觀箕子申明九疇惟皇極一章丁寧反覆三致意焉則蔡傳自不可易不得謂九疇平列無所重輕也

王介甫云皇極以立本三德以趨時渭按乂訓治謂治人也王者先自治而後治人故乂次於建孔

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建用皇極者道之立也乂用三德者道之權也

明用稽疑即至誠前知之道蓋必有洗心之學齊戒神明之德而後問焉以言其受命也如嚮不然枯莖朽甲豈能知人之吉凶乎

庶徵無地不有無時不然念用云者蓋欲建極之君兢兢業業不敢一日有滿假之心易大傳云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此之

謂也漢儒休咎之説恐未足以語此

薛士龍曰福極者蓋其成效之見於民而存亡治亂禍福之所分者也故於福則嚮之於極則威之曰嚮曰威者蓋在人君之心有所避就以為激勸而兢兢業業以制生民之命者也漢孔氏言天之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以嚮威為天之所為大失其旨朱子曰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

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

洪範正論卷一

洪範正論卷二

德清胡渭撰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傳曰五行以下箕子所陳正義曰五行先後以微著為次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王氏安石曰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

林氏曰自此而下皆箕子歷陳九疇之名廣九疇之義使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昭然在目可以舉而措之事業者也武王於此必復有所發問如子張何謂五美之類及箕子錄其語以成書畧去繁文以就簡要耳

日記云一五行以下一一二等字漢石經無之渭按漢石經者桓帝延熹中蔡邕所書立於太學者也古文尚書終東漢之世不得立然則邕所書者伏

生之今文也而無一二等字漢書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起其家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然則宋世家所載洪範乃壁中真古文也而亦無一二等字今文古文皆無獨唐人注疏本有之其故何哉蓋穎達義疏就梅賾所獻古文本為之東晉時豫章內史梅賾獻孔安國古文尚書傳故經有不同也傳云龜文有數至於九正與其經符

合宋人從而附會之或以為奇白偶黑之點或以為一二三四之字劉牧當之以五合關子明易之以九宮謬種流傳衆言淆亂而洛書之本文晦矣原其獘實列數至九之說有以啟之也推尋箕子之意蓋以前一節惟述禹第九疇之言而洛書之本文有幾字未及詳也故於演傳之首特揭五行等二十字以明之若一二等字則前節已具箕子何為複舉之哉然則小劉之說雖聖人復起亦無

以易之矣

九疇子目疑是當時之訓詁為洪範之學者遞相傳授以迄於殷而箕子述之以告武王不然文獻無徵恐箕子亦不能次第臚列如此也

水火金木土者六府孔修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四時相生之序也木金火水土者五德相勝之序也而洪範皆有異故知其先後以微著為次云

漢書五行志以天一至天五為五行之生數地六

至地十為五行之成數說本劉歆歆特據繫辭傳以釋左氏水妃火牡之義意不在洪範然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之數實本此章而志載歆說洪範之後復有二語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此宋世紛紛附會所自來也范諤昌傳偽龍圖以五合為羲皇重定地上生成之位劉牧宗之著易數鉤隱圖以五生數列上位五成數列下位合為一圖名之曰洛書遂若洪範五行止

得其半而有待於易傳之補綴何其謬也孔子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五行之氣行乎天材質成乎地陽倡而不和陰和而不倡五行無地生天成之理也以此說易尚不可況洪範乎且五行之先後以微著為次不因數而起如必泥天一地二之數以水屬天以火屬地則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皆有一曰二曰之文亦將以一三五七屬天二四六八屬地耶歆以

洛書為文字最有功於經而五行生成則失之一言之謬貽誤千載可不慎與

禹告成功曰六府孔修而無五行之名六府者水火金木土穀也各有官掌之故謂之府蔡墨所謂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田正者是也及禹第九疇初一曰五行而以食為八政之首食即穀也然不得與五行並列矣蓋自上古以來皆設六府之官至禹受命而一變故甘誓聲有扈之罪亦曰威

侮五行五行之名於是乎著而六府之號隱矣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釋文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

傳曰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正義曰揉曲直者為器有須曲直也可更改者可銷鑄以為器也言其可為人用之意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四者即水

火木金之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之本性變曰言爰以言其異也蔡氏曰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不可以為性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王介甫云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敷金歛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洌土蒸木温金清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

圜金方火銳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
水因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升溢火之爨
冶木金之為械器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
為火爛之而為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熯
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
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
火革者何革生以為熟革柔以為剛革剛以為柔
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革者何可以圜

可以平可以鋭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故命之曰從革也渭按王氏此義如説卦之廣象雖未必皆聖人之意而亦未嘗背於理視彼拘而鮮通者有鵬鶡之别矣

張子正蒙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變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

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得而不害

爍之反流而不耗葢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

不能自反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

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

也朱子云張子此說一字不可增減

陳氏櫟纂疏云自潤下而下皆二意水能潤能下

火能炎能上金從而又能革從從所鍛制革又可

革而為他而其堅剛之資依舊自在故與曲直等俱成雙字炎上上字當上聲潤下下字當去聲土無所不生而五穀乃人生所不可一日無者故特就穀土言之曰土爰稼穡按禹貢九州有厥土厥田之别蓋萬物自生者謂之土庶土交正是也人所耕藝以得穀者謂之田田為穀土咸則三壤是也土亦可埏埴以為器非不切於民用然終不如稼穡之為急故畧彼而言此

鄭氏云此五行即六府也蓋指生民日用之利而言之王氏讀書管見云五行非泛論造化指五材言之乃養民之六府耳此言深得經旨劉向說洪範五行專主災異以為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作宫室飾臺榭内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

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漢志於五者之後又各摭其事應以實之此皆穿鑿附會之說非經旨也今一槩不取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釋文鹹音咸

正義曰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則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又曰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性體第三言其氣味蘇氏曰五

行之所作不可勝言所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為急故舉味以見其餘邰氏寶曰言味則聲色臭在其中矣有理焉而不言者蓋於五事見之五事人也五行天也天人一理也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皆人賴五行之所作以為養者也而味為最急五味入於口充於藏腑滋於營衛而達於肌膚平時則可以養人之生有疾則可以活人之命天地之大德莫

盛於此故特舉五味言之

五味之所以養人者粒食之外有二道焉一是膳羞周官食醫職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左氏昭二十年晏子曰和如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是也一是藥物瘍醫職云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是也王介甫云

鹹可用以耎苦可用以堅酸可用以收辛可用以散甘可用以緩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耎則和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耎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葢寡矣

不曰水作鹹而曰潤下作鹹不曰火作苦而曰炎

上作苦是古人文字近便承接之法讀者不可以辭而害意潤下等十字仍當作水火木金土五字看内經素問岐伯曰木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鹹其明證也葢五行在天之氣陽變陰合絪緼於太虚之中降生庶物千彙萬狀不可窮極或一物自為一味或一物而兼數味甚至有五味具備如本草所稱五味子者惟其材質未定故遇物成味無所不作若在地之五材則圓於一物安

能如此變化此雖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終莫能言其所以然也嗚呼非知天地之化育者其孰能與於此

或問就近承接之文法它書亦有可證者乎曰有之杜預注左傳降生五味云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成是物之味皆成於天之氣也至發為五色則云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黒苦色赤甘色黃夫味之辛者豈能成

白酸者豈能成青乎是辛酸鹹苦甘五字仍當作金木水火土五字看也徵為五聲則云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夫色之白者豈能成商青者豈皆成角乎是白青黑赤黃五字亦仍當作金木水火土五字看也蓋不欲重舉五行字面遂項針說下然亦無害於義昧者不察遂以為色生於味聲生於色耳

先儒說此節泥潤下炎上等字面皆以五材為五

味所由成故其說膠滯膚淺多乖謬而不可通孔傳云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甘生於百穀正義釋之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禹貢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為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木生子實

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為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穀乃土之所生故甘為土之味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夏元肅云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

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始鑛土之始稼穡亦然已上諸說皆以在地之五材能作五味今按左傳昭元年醫和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是天之六氣即五行之氣也（史記軒轅治五氣集解王肅曰五行之氣）又二十五年子太叔曰生其六氣用其五行（謂天生之天用之）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正義曰五行之氣入

人之口為五味發見於目為五色章徹於耳為五聲是味聲色皆出於天之五氣非在地五材之所為也五臭為鼻之所欲者香而已視色聲又綏故左傳不言臭穎達見其不言臭遂認六氣為五臭而謂羶焦香腥朽乃五味所由成夫氣者味色聲臭之原也天之氣豈即物之臭乎謬極矣

素問六氣臟象論云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夫氣

云入鼻則五氣當即是五臭故王氷注素問曰五氣者臊氣湊肝焦氣湊心香氣湊脾腥氣湊肺腐氣湊腎也以氣為臭僅見於此然醫和之所謂六氣顯指陰陽風雨晦明六者皆天之氣豈可謂或香或羶腥或焦朽哉即月令之言五臭春羶夏焦季夏香秋腥冬朽亦謂其時所尚者在此物非謂春氣羶夏氣焦季夏氣香秋氣腥冬氣朽也儒書與醫不同說洪範者自當依經傳以立義不可闌

入醫書也

本草凡草木蔬果鳥獸蟲魚之類皆各有其味可以養生可以療病審如孔義則鹹惟海水酸惟木實而他物之鹹酸者皆不在其數矣苦惟火之餘燼辛惟金在冶之氣則當食苦者必以火燼當食辛者必以爍金而堇荼薑桂之屬反不得為苦辛矣甘惟田中所生之穀則凡植物動物之甘者皆不必用矣謂海物與水俱鹹可也若百果之甘苦

者或兼酸味或先酸後甘則有之矣何云味雖殊而為酸一乎藥味之苦者多矣豈皆火焚之餘乎五辛之味皆出於土豈鑠金之氣所為乎種種紕繆不可殫述夏氏謂五行之初未成五味久之而後變為其味總不離乎二孔之見故欲知五味所由成必當於天氣求之而在地之五材斷不能觸物成味如本草之所云也夫天道幽遠而難知五行之作五味自箕子傳之則然也後未有能言其

所以然者也聖人不我欺篤信焉而已矣於其所不能言者而強為之說則鑿矣

或問百果草木之實歲各一熟豈五行之氣歲歲為之味乎曰非也經特言太初造物之始五味各有所屬耳若既有種類則其味一成而不變自生自結造物者無所事於其間矣然吾觀一歲之中凡百果草木之實收有豐歉味有美惡恐亦五行之偏勝所致內經有司天六氣之運實至理所存

不可以不察也

九章之中惟五事庶徵可與五行相配餘皆無涉劉向并以配五福又於五咎徵外增一恒陰以配六極之弱真可供一笑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釋文貌本亦作額視常止反徐市止反思如字徐息吏反

正義曰貌舉身之大名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蔡氏曰貌言視聽

思者五事之序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王氏樵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氣也故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為貌言視聽思之質

東坡書傳曰人之生也五事皆具而未能用也自其始孩而貌知恭見其父母匍匐而就之擎跽而禮之是貌恭者先成也稍長而知其語以達其意故言從者次之於是始有識別而目乃知物之美

惡耳乃知事之然否於是而致其思無所不至故視明聽聰而思睿者又次之蔡傳云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說本蘇氏曰記駁之曰蘇蔡以發用先後立說但嬰兒之能言則有在視聽之後者矣以聲音為言殆又不可既生而聲音發如之何從作乂邪此說良是然蘇氏據醫經五藏所屬之五行以配五事其先後之義未明也故復就嬰兒發用

以曉之令蔡氏既遵朱子而五事之序一如上章五行之序則先後之義了然矣何為復舉始生既生以支離其說哉蓋蘇朱二義不可和會而蔡氏乃兼用之宜其齟齬而不相入也

以始生之胚胎說貌以既生墮地之後說言視聽則言未必在視聽之前不若皆以始生言之之為愈也孔子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子產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為魂此皆就胚胎言之魄者精

之所為也陰也水之屬也始化曰魄其五藏九竅百骸之形畧具是為貌既生魄而魂附之魂者氣之所為也陽也火之屬也釋氏四大之說以氣為火口之所以能言者於是乎在黃勉齋幹云精濕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沈而氣浮故精為貌而氣為言此說是也久之而魂益昌盛木之發榮滋長也而目之所以能視者具矣又久之而魄更堅強金之凝結沈重也而耳之所以能聽者全矣若夫心者神明之

舍也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盖魂魄分屬貌言視聽而總會於心土之居中央而分王乎四季也故能思者備焉此說仍依五行微著之序與朱子不相背馳其理似長於蘇蔡而貌澤言揚視散聽收思通之義亦於斯可見矣

陳師凱蔡傳旁通曰精之潤澤者為貌如水之浸潤故屬水氣之發揚者為言如火之炎上故屬火又貌者精之榮也故為水言者心之聲也故為火

目內實而精散於色故屬木色之華彩者莫如木也耳內虛而氣接於聲故屬金聲之遠聞者莫如金也故木實則色茂眼實則視廣金虛則聲揚耳虛則聽收心者思之體思者心之用也五事之有思猶五行之有土也水火木金皆不可無土貌言視聽皆不可無思故論語云貌思恭言思忠視思明聽思聦思於貌言視聽無所不在土於水火木金亦無所不有故以思屬土

孔疏云木有華葉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

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内明故聽屬水

土安静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謂

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兊為口口出

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

也中在内猶思在心也此皆據漢志以為說漢志

本劉歆劉歆本伏生尚書大傳其義葢取易八卦

之方位東西南北四正卦以為木金火水之序以

配洪範之貌言視聽而坤土寄王於西南其位實在中央遂以配思也兊口言離目視坎耳聽取義頗切惟以震足為貌之動未免牽強

蘇子由云人之身畜為五藏發為五事以應五行脾之發為貌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之發為視而主木腎之發為聽而主水心之發為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言之詳矣醫者舍此無以治病

今按子由說本醫經言屬金聽屬水與漢志同曰

記云木藏曰肝而發竅於目水藏曰腎而發竅於耳金藏曰肺而發竅於口耳目口道家謂之三要以其為精氣神之門戸也心為火藏用事於中百體之君也而其官則思脾為土藏運化萬物餘藏之母也於五事當屬貌觀佛家言四大以毛髮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地即土也則貌當屬土矣此其理之不容有二者也

朱子語録吳人傑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

金思是土與庶徵之序相脗合可見以五行之序配五事蔡本於朱朱本於吳前此未有也王天與曰伏生漢志多牽強蘇氏雖有據亦未順洪範之序唯吳蔡說五行五事庶徵皆順

五事配五行經無明文說者謂五事不本五行可也謂五事之序不必依五行之序亦可也從漢志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之說可也從醫經貌土言金視木聽水思火之說亦可也然五徵之配五

事經固有明文矣肅乂哲謀聖吾知其為貌言視聽思之所作也若雨之何以應貌暘之何以應言燠之何以應視寒之何以應聽風之何以應思則茫然不知其故雖先儒於肅乂狂僭等十字比物連類曲為之説而反覆推尋終無確然不易之理其可信以為是乎唯五徵之配五行差明於五事之所配雨吾知其為水易象坎為水為雲為雨可證也雨與肅相應則貌之屬水焉必也暘吾知其

為火易象離為日為火可證也暘與乂相應則言之屬火焉必也巽為木位東南於時為燠木性温和雖隆冬按之亦不冷故春秋雨木氷為災則燠者木之類也燠應哲則視之屬木焉必也金體嚴凝雖盛夏按之亦不熱故乾位西北為金為寒為氷則寒者金之類也寒應謀則聽之屬金焉必也土者五行之冲氣居中央而分王乎四季風行於雨暘寒燠之間亦如之故風與土為類風應思則

思之屬土焉必也故五事依五行之序則五徵皆順從漢志醫經之説則五徵有不可曉者朱子所以獨有取乎斗南之説也或難余衆言殽亂折諸聖令子以一家之言折羣儒之謬然則朱子既聖矣乎余曰朱子雖未入聖域而其言深合乎聖人之意是亦聖人之徒也中庸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孟子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吾於朱子亦云

林少頴云五行自為五行五事自為五事以至八

政五紀已下各自為疇而不可以附會先儒既以五行配五事故其論五事之序或以為合於五勝或以為合於五常要皆是附會之辭林氏之持論如此愚竊謂五行之理有可以相通者五事庶徵也其不可以相通者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福極也庶徵之配五事經有明文後之學者因其有可通而悉欲通之非也因其有不可通者而遂謂無一之可通亦非也林氏之言未免膠柱而鼓瑟

矣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釋文睿悅歲反

正義曰恭從明聰睿即是敬用之事呂氏曰此形色天性之善也謂之曰者本然之體非有所待如水曰潤下之類也有貌則有恭貌本恭不恭則非所謂貌矣餘亦然

貌言視聽思者烝民之所謂物孟子之所謂形色也恭從明聰睿者烝民之所謂則孟子之所謂天

性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動即貌勿者心之所為也故曰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孔孟與尹吉甫之言後先一揆其精於洪範之學如此

貌有動容之意與言視聽同言視聽不但指口目耳則貌亦非但指其身可知也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玉藻曰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又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

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此類皆貌之恭也

從者順理成章之謂也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又曰出言有章易曰言有序論語曰言中倫皆所謂從也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盖倍則不順理鄙則不成章故君子戒之

明者觀人之詳聰者聽言之審也非徒辨色别聲之謂曾子固云古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聰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且近所以養其聰明也養其聰明者蓋將用之於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戸察人能用其聰明於大且遠者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欲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詢四岳欲無蔽於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任其視聽而因人之視聽以

為聰明也不自用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此君道固天道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是也

日記以思曰睿為思無邪非也無邪别是一義睿則通微之謂也蓋理之至者不可以耳目求不可以言語傳唯思為能通之雖所思一出於正而不能通乎微猶弗思也荀子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揚子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其睿之謂乎

己之貌使人視之而可畏可象是曰恭己之言使

人聽之而有倫有脊是曰從人之貌已視之而知其邪正是曰明人之言已聽之而知其是非是曰聰當貌思貌當言思言當視思視當聽思聽而能通乎微以致其恭從明聰是曰睿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釋文哲之舌反徐丁列反又之世反渭按哲史記作智

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為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呂氏曰改曰為作用工之地

各由其本然而修之以成德也林氏曰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貌言視聽思必皆以敬用者此蓋踐形之學也恭從明聰睿蓋學所以踐形也肅乂哲謀聖則可以踐形而治天下國家之本立矣陳氏曰自恭而充之齊一清整而能肅自從而充之理當人服而能乂自明而充之洞達立決而能哲自聰而充之審善定計而能謀自睿而充之則無所不通而能聖

觀二章所演俱作三重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益信五事序本五行林氏謂不可通真謬論也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可謂恭作肅矣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堯之允恭舜之温恭文王之懿恭孔子之恭而安是也蓋至是而作肅之能事始畢

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詩曰訏謨定命逺猶辰告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此所謂從作乂也

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李克謂魏文侯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皆觀人之法也臯陶之稱帝堯曰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其作哲之極功乎

易大傳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

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皆知言之道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諺曰築舍道旁三年不成以聽之不聰故爾聽既聰矣則將如舜之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何謀之不獲哉故曰聰作謀

孔傳云睿通於微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周子通書

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小旻之五章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五事之德見於它經者惟此而已

魯昭公之習儀以亟漢成帝之尊嚴若神恭之末

也不可以作肅祝鮀之佞喬夫之利口從之似也不可以作乂離朱之目足以察秋毫之末明之小者也不可以作哲師曠之耳能識南風之死聲聰之小者也不可以作謀思莫切乎貌言視聽游心六合之内窮高遠而測深厚思之蕩而無用者非睿也不可以作聖故中庸曰愼思論語曰近思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五行之氣凝為五材潤下以資溉濯炎上以供炊

爨曲直從革以備宫室械器稼穡以充粒食皆生民之所用而不可一日無者雖聖人亦不能不用予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是也至於降生五味徵為五色章為五聲達為五臭所以給口目耳鼻之養者凡民莫不用之聖人亦豈能去之哉然聖人終不以為用也何也五材與味色聲臭皆氣之麤者也其賦於人清明粹美不離乎氣質而亦不雜乎氣質者有理存焉豈徒甘味悦色

娛聲別臭云爾哉語其本然之則曰恭曰從曰明曰聰曰睿語其成德之功作肅作乂作哲作謀作聖此修身之要治天下國家之本聖人之所用而不敢斯須不敬者也凡民莫不有貌言視聽然其所辨者秪在味色聲臭之間至於恭從明聰雖固有之而不能盡其才肅乂哲謀亦可以有為而卒不能成其德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敬用五事精於用五行者也故五行不言用而於五事乎

見之

洪範正論卷二